

晋国

川端康成

叶渭渠 唐月梅 · 译

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雪国

〔目〕 川端康成 ●

叶渭渠 唐月梅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国 / [日] 川端康成著; 叶渭渠, 唐月梅译. —
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0.8
ISBN 978-7-5442-4866-2

I. ①雪… II. ①川…②叶…③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
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
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957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0-084

YUKI-GUNI, KOTO, SENBA-ZURU by KAWABATA Yasunari

Copyright © 1935, 1962, 1949 KAWABATA Masako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BATA Masako, Japan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雪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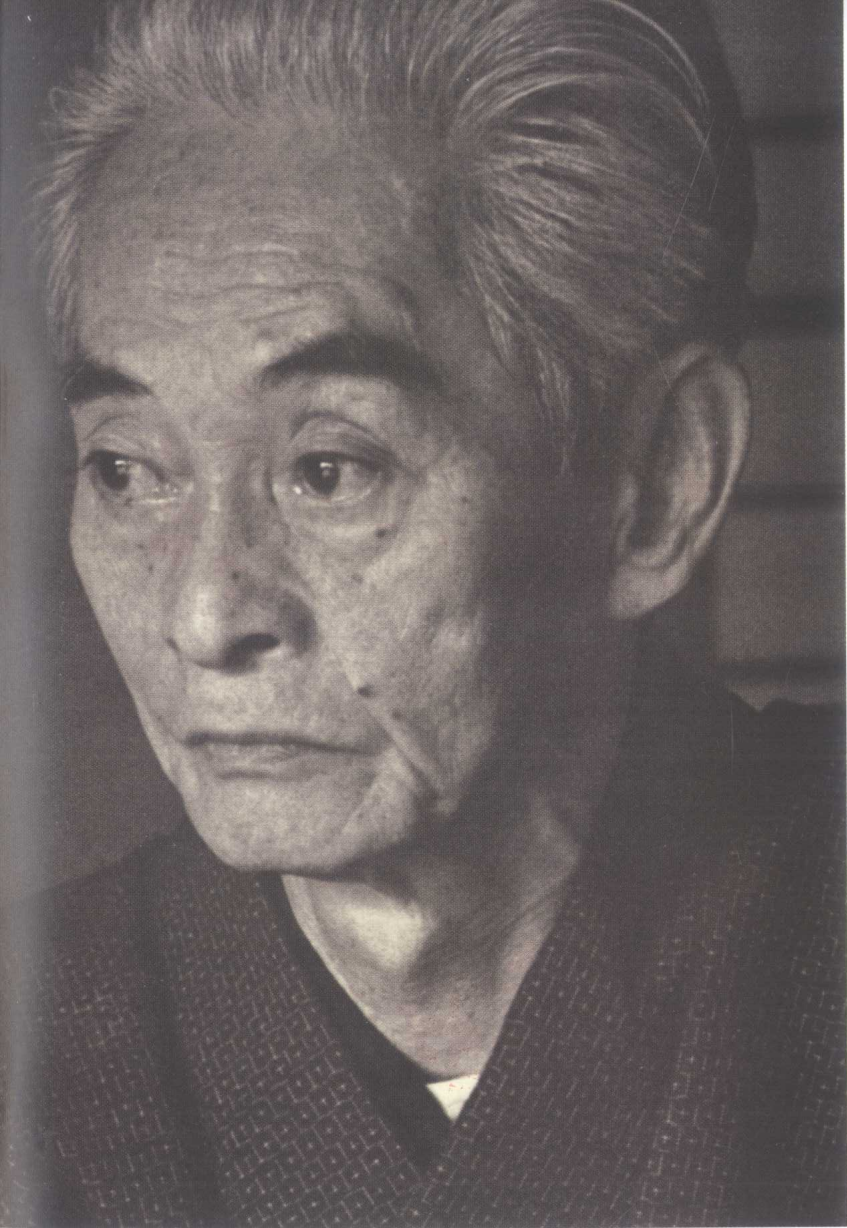
[日] 川端康成 著
叶渭渠 唐月梅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苓 翟明明
装帧设计 严 冬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26.5
字 数 350千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866-2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川端康成 (1899-1972)

日本文学大师。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作家。代表作有《伊豆的舞女》、《雪国》、《古都》、《千只鹤》、《山音》、《睡美人》等。

目录

1 雪国

97 古都

239 千只鹤

335 波千鸟

397 抒情歌

雪国
•
叶渭渠
译

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，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

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，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。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。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，仿佛向远方呼唤似的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，站长先生！”

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上、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，手拎提灯，踏着雪缓步走了过来。

岛村心想：已经这么冷了吗？他向窗外望去，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，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下，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。那边的白雪，早已被黑暗吞噬了。

“站长先生，是我。您好啊！”

“哟，这不是叶子姑娘吗！回家呀？又是大冷天了。”

“听说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了，我要谢谢您的照顾。”

“在这种地方，早晚会寂寞得难受的。年纪轻轻，怪可怜的！”

“他还是个孩子，请站长先生常指点他，拜托您了。”

“行啊。他干得很带劲，往后会忙起来的。去年也下了大雪，常常闹雪崩，火车一抛锚，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送饭。”

“站长先生好像穿得很多，我弟弟来信说，他还没穿西服背心呢。”

“我都穿四件啦！小伙子们遇上大冷天就一个劲儿地喝酒，现在一

个个都得了感冒，东歪西倒地躺在那儿啦。”

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。

“我弟弟也喝酒了吗？”

“这倒没有。”

“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？”

“我受了伤，每天都去看医生。”

“啊，这可太糟糕了。”

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，在大冷天里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的转过身来说：

“好吧，路上请多保重。”

“站长先生，我弟弟还没出来吗？”叶子用目光在雪地上搜索，“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，拜托啦。”

她的话音优美而又近乎悲凄。那嘹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。

火车开动了，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。一直等火车追上走在铁路边上的站长，她又喊道：

“站长先生，请您告诉我弟弟，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！”

“行啊！”站长大声答应。

叶子关上车窗，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。

这是县界的山，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，供下雪天使用。隧道南北，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。布置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两千名消防队的青年队员。

这个叶子姑娘的弟弟，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。岛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，对她越发感兴趣了。

但是，这里说的“姑娘”，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。她身边那个男人究竟是她什么人，岛村自然不晓得。两人的举动很像夫妻，男的显然有病。陪伴病人，无形中就容易忽略男女间的界限，侍候得越殷勤，看起来就越像夫妻。一个女人像慈母般地照拂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，老远看去，免不了会被人看作夫妻。

岛村是把她作为单独的一个人来看的，凭她那种举止就推断她可能

是个姑娘。也许是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住这个姑娘，自己增添了不少的感伤。

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。岛村感到百无聊赖，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食指。因为只有这个手指，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。奇怪的是，越是急于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，印象就越模糊。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，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，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。他想着想着，不由得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。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画道道时，不知怎的，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。他大吃一惊，几乎喊出声来。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。他定神看时，什么也没有。映在玻璃窗上的，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。外面昏暗下来，车厢里的灯亮了。这样，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。然而，由于放了暖气，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，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，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。

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，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。

岛村把脸贴近车窗，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，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。

姑娘上身微倾，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。她那小心翼翼的动作，一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，都表现出她的真挚感情。男人头靠窗边躺着，把弯着的腿搁在姑娘身边。这是三等车厢。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，而是在斜对面，所以在窗玻璃上只映出那个侧身躺着的男人的半边脸。

姑娘正好坐在斜对面，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到她的，可是他们刚上车时，她那种迷人的美，使他感到吃惊，不由得垂下了目光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住姑娘的手，也就不好意思再向对面望去了。

镜中的男人，只有望着姑娘胸脯的时候，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。瘦弱的身体，尽管很衰弱，却带着一种安乐的和谐气氛。男人把围巾枕在头下，绕过鼻子，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嘴巴，然后再往上包住脸颊。这像是一种保护脸部的方法。但围巾有时会松落下来，有时又会盖住鼻子。

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瞬间，姑娘就用温柔的动作，把围巾重新围好。两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使岛村看着都有些焦灼。另外，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，不时松开耷拉下来。姑娘也马上发现，立即给他重新裹好。这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。那种姿态，几乎使人认为他俩就这样忘记了所谓距离，走向了漫无边际的远方。正因为这样，岛村看见这种悲愁，没有觉得辛酸，就像是在梦中看见了幻影一样。大概这些都是虚幻的镜中幻化出来的缘故吧。

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。也就是说，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动，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。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。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，景物则是在夜雾中的朦胧暗流，两者消融在一起，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。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，那种无法形容的美，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。

在遥远的山巅上空，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。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，退到远方，却没有消逝，但已经黯然失色。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，在他看来，山野那平凡的态度显得更加平凡。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，他内心反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。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。只有身影映在窗玻璃上的部分，遮住了窗外的暮景，然而，景色却在姑娘的轮廓周围不断地移动，使人觉得姑娘的脸也像是透明的。是不是真的透明呢？这是一种错觉。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，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。定睛细看，却又扑朔迷离。车厢里也不太明亮。窗玻璃上的映像，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。反光没有了。这使岛村看得入了神，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，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。

这当儿，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。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。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。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，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。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，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。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，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，妖艳而美丽。

叶子自然没留意别人这样观察她。她的心全用在病人身上，就是把

脸转向岛村那边，她也不会看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，更不会去注意那个眺望着窗外的男人。

岛村长时间地偷看叶子，却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对她有什么不礼貌，他大概是被镜中暮景那种虚幻的力量吸引住了。也许岛村在看到她呼唤站长时表现得有点过分严肃，从那时候起就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兴趣。

火车通过信号所时，窗外已经变得黑沉沉。在窗玻璃上流动的景色一消失，镜子也就完全失去了吸引力。尽管叶子那张美丽的脸依然映在窗上，而且表情还是那么温柔，但岛村在她身上却发现她对别人似乎特别冷漠，他也就不想去揩拭那面变得模糊不清的镜子了。

约莫过了半小时，没想到叶子他们也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了车，这使他觉得好像还会发生什么同自己有关的事似的，所以他把头转了过去。从站台上迎面扑来一阵寒气，他立即对自己在火车上那种非礼行为感到羞愧，就头也不回地从火车头前面走了过去。

男人攥住叶子的肩膀，正要越过路轨的时候，站务员从对面扬手加以制止。

转眼间从黑暗中出现一列长长的货车，挡住了他俩的身影。

前来招徕顾客的客栈掌柜，穿上一身严严实实的冬装，包住两只耳朵，蹬着长统胶靴，活像火场上的消防队员。一个女子站在候车室窗旁，眺望着路轨那边，她披着蓝色斗篷，蒙上了头巾。

车上带下来的暖气尚未完全从岛村身上消散，岛村还没有感受到外面真正的寒冷。他是第一次遇上这雪国的冬天，一上来就被当地人的打扮吓住了。

“真冷得要穿这身衣服吗？”

“嗯，已经完全是过冬的装束了。雪后放晴的头一晚特别冷。今天晚上可能降到零下哩。”

“已经到零下了吗？”

岛村望着屋檐前招人喜欢的冰柱，同客栈掌柜一起上了汽车。在雪

天夜色的笼罩下，家家户户低矮的屋顶显得越发低矮，仿佛整个村子都静悄悄地沉浸在无底的深渊之中。

“难怪啰，手无论触到什么东西，都觉得特别的冷啊。”

“去年最冷是零下二十多度呢。”

“雪呢？”

“雪嘛，平时七八尺厚，下大了恐怕有一丈二三尺吧。”

“大雪还在后头啰？”

“是啊，是在后头呢。这场雪是前几天下，只有尺把厚，已经融化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能融化掉吗？”

“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一场大的呢。”

已经是十二月上旬了。

岛村感冒总不见好，这会儿让冷空气从不通气的鼻孔一下子冲到了脑门心，清鼻涕簌簌地流个不停，好像把脏东西都给冲了出来。

“老师傅家的姑娘还在吗？”

“嗯，还在，还在。在车站上您没看见？披着深蓝色斗篷的就是。”

“就是她？……回头可以请她来吗？”

“今天晚上？”

“是今天晚上。”

“说是老师傅的少爷坐末班车回来，她接车去了。”

在暮景镜中看到叶子照拂的那个病人，原来就是岛村来会晤的这个女子的师傅的儿子。

一了解到这点，岛村感到仿佛有什么东西掠过自己的心头。但他对这种奇妙的因缘，并不觉得怎么奇怪，倒是对自己不觉得奇怪而感到奇怪。

岛村不知怎的，内心在想：凭着指头感触而记住的女人，与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，她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大概是他还没有从暮景的镜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吧。他无端地喃喃自语：那些暮景的流逝，难道就是时光流逝的象征吗？

对温泉客栈来说，滑雪季节前是顾客最少的时候，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，已是万籁俱寂了。他在破旧的走廊上，每踏一步，都震得玻璃门沙沙作响。在长廊尽头账房的拐角处，亭亭玉立地站着一个女子，她的衣服下摆铺展在乌亮的地板上，使人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。

看到衣服下摆，岛村不由得一惊：她到底还是当艺伎了么！可是，她没有向这边走来，也没有动动身子作出迎客的娇态。他从远处看她那亭亭玉立的姿势，感受到她有一种真挚的感情。他连忙走了过去，默默地站在女子身边。女子也想绽开她那浓施粉黛的脸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变成了一副哭丧的脸。两人就那么默然无言地向房间走去。

虽然发生过那种事情，但他没有来信，也没有约会，更没有信守诺言送来舞蹈造型的书。在女子看来，准以为是他一笑了之，把自己忘了。按理说，岛村是应该首先向她赔礼道歉或解释一番的，但岛村连瞧也没瞧她一眼，就一直往前走。他觉察到她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，反而在一心倾慕自己。这就使他越发觉得此时自己无论说什么，都只会被认为是不真挚的。他被她慑服了，沉浸在美妙的喜悦之中，走到了楼梯口，他才突然把左拳伸到女子的眼前，竖起食指说：

“它最记得你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女子一把攥住他的指头，没有松开，手牵手地登上楼去。在被炉^①前，她把他的手松开时，一下子连脖子根都涨红了。为了掩饰这点，她慌里慌张地又抓住了他的手说：

“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？”

他从女子的掌心里抽出右手，伸进被炉里，然后再伸出左拳说：

“不是右手，是这个啊！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一边抿着嘴笑起来，一边掰开他的拳头，把自己的脸贴了上去。

^①日本取暖设备。在炭炉上放个木架，罩上棉被而成。

“你是说它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噢，真冷啊！我头一回摸到这么冰凉的头发。”

“东京还没下雪吗？”

“虽然那时候你是那样说了，但我总觉得那是违心的话。要不然，年终岁末，谁还会到这样寒冷的地方来呢？”

那个时候——已经过了雪崩危险期，到处一片嫩绿，是登山的季节了。

过不多久，饭桌上就将看不见新鲜的通草果了。

岛村无所事事，要唤回对自然和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，最好是爬山。于是他常常独自去爬山。他在县界的山上待了七天。那天晚上他一到温泉浴场，就让人去叫艺伎。但是，女佣回话说：那天刚好庆祝新铁路落成，村里的茧房和戏棚都用作了宴会场地，异常热闹，十二三个艺伎人手已经不够，怎么可能叫来呢？不过，老师傅家的姑娘即便去宴会上帮忙，顶多表演两三个节目就可以回来，也许她会应召前来吧。岛村再仔细地问了问，女佣作了这样简短的说明：三弦琴和舞蹈师傅家里的那位姑娘虽不是艺伎，可有时也应召参加一些大型宴会什么的。这里没有年轻的，中年的倒很多，却不愿跳舞。这么一来，姑娘就更显得可贵了。虽然她不常一个人去客栈旅客的房间，但也不能说是个无瑕的良家闺秀了。

岛村认为这话不可靠，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约莫过了一个钟头，女佣把女子领来，岛村不禁一愣，正了正坐姿。女子拉住站起来就要走的女佣的袖子，让她依旧坐下。

女子给人的印象洁净得出奇，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。岛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，是不是由于刚看过初夏群山的缘故。

她的衣着虽带几分艺伎的打扮，可是衣服下摆并没有拖在地上，而且只穿一件合身的柔软的单衣。唯有腰带很不相称，显得很昂贵。这副样子，看起来反而使人觉得有点可怜。

女佣趁他们俩谈起山里的事，站起来就走了。然而就连从这个村子也可以望见的几座山的名字，那女子也说不齐全。岛村提不起酒兴，女子却意外坦率地谈起自己也是生长在这个雪国，在东京的酒馆当女侍时被人赎身出来，本打算将来做个日本舞蹈师傅用以维持生计，可是刚刚过了一年半，她的恩主就与世长辞了。也许从那人死后到今天的这段经历，才是她的真正身世吧。这些她是不想马上坦白出来。她说是十九岁。果真如此，这十九岁的人看来倒像有二十一二岁了。岛村这才得到一点宽慰，开始谈起歌舞伎之类的事来。她比他更了解演员的艺术风格和逸事。也许她正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吧，所以津津乐道。谈着谈着，露出了烟花巷出身的女人的坦率天性。她似乎很能掌握男人的心理。尽管如此，岛村一开头就把她看作是良家闺秀。加上他快一个星期没跟别人好好闲谈了，内心自然热情洋溢，首先对她流露出一种依恋之情。他从山上带来的感伤，也浸染到了女子的身上。

翌日下午，女子把浴具放在过道里，顺便跑到他的房间里去。

她正要坐下，岛村突然叫她帮忙找个艺伎来。

“你说是帮忙？”

“还用问吗？”

“真讨厌！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托我干这种事！”

她愤然地站在窗前，眺望着县界上的重山叠峦，不觉脸颊绯红了。

“这里可没有那种人。”

“说谎。”

“这是真的嘛！”说着，她突然转过身子，坐在窗台上，“这可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啊。一切得听随艺伎的方便。说真的，我们这个客栈一概不帮这种忙。你不信，找人直接问问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替我找找看嘛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干这种事呢？”

“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嘛。以朋友相待，不向你求欢。”

“这就叫作朋友？”女子终于被激出这句带稚气的话来，接着又冒了一句，“你真了不起，居然托我办这种事。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山上身体是好起来了。可脑子还是迷迷糊糊，就是现在同你说话吧，心情也还不是那么痛快。”

女子垂下眼睛，默不作声。这么一来，岛村干脆露出男人那副无耻相来。她通情达理、百依百顺，大概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吧。她睫毛深黛，那双垂下的眼睛，显得更加温顺，更加娇艳了。岛村望着望着，女子的脸微微左右晃了晃，又泛起了一抹红晕。

“就叫个你喜欢的嘛。”

“我不是在问你吗？我初来乍到的，哪里知道谁漂亮。”

“你是说要漂亮的？”

“年轻就可以。年轻姑娘嘛，各方面都会少出差错。不要唠叨得令人讨厌就行。迷糊一点也不要紧，洁净就行了。等我想聊天的时候，就去找你。”

“我不再来了。”

“胡说。”

“真的，不来了。干吗要来呢？”

“我想跟你交个朋友，清清白白地，才不向你求欢呢。”

“你这种人真少见啊。”

“要是发生那种事，明天也许就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也不会有兴致跟你聊天了。我从山上来到这个村子，难得见人就感到亲热。我不向你求欢，要知道我是个游客啊。”

“嗯，这倒是真的。”

“是啊，就说你吧，假如我物色的，是你讨厌的女人，以后你见到我也会感到心里不痛快的。若是你给我挑选，总会好些吧？”

“我才不管呢！”她使劲地说了一句。掉转脸又说，“这倒也是。”

“要是同女人过夜，那才扫兴呢。感情也不会持久的吧。”

“是啊。的确是那么一回事。我出生在港市，可这里是温泉浴场。”姑娘出乎意外地用坦率的口吻说，“客人大多是游客，虽然我还是个孩子，听过形形色色的人说，那些人心里十分喜欢你，当面又不说，总使你依依不舍，流连忘返。即使分别之后，也还是那个样子。对方有时想起你，